

71
9

楊清法

遇明等著



目錄

楊清法	遇明(一)
六月蘇北的原野	江明(一三)
敬禮！親愛的勇士	白刃(三二)
福順	余人(四三)
木刻插圖(五幅)	大可

楊清法

遇
明

(一)

漫溪河（註一）呵漫溪河，
你日夜不停的低聲唱，
我知道你有多年的悲痛，
要向有良心的人們細細講，
我知道漫溪河的兩岸，
是養育好漢的故鄉。

提起咱們的楊清法（註二），
他挺着魁偉的胸膛，
在他耕着地的年青的日子裏，
就拿起明晃晃的銅刀，

「鋼刀就是咱老農的隨身寶！」

他睡覺也掛在身旁。

那滿臉橫肉的惡霸！鄭作賓（註三）的狗腿，

養着一羣土匪，街皮和流氓，

吃肉，喝酒，姦淫窮人的姑娘，

他們一窩蜂拿着土砲和長槍：

「楊清法！你這窮不起的零種！

滾出來，趕快拿上你的公項。」

草屋裏沒有聲音，

楊清法，一言不發的吃乾糧，

末後他慢慢站起高大的身材，

牆上摘下那明晃晃的鋼刀：

「真拚命的不要走！誰和我，我和誰！」

他像怒馬樣的闖出了圓場。

天天包圍天天殺，

楊清法窮苦的小屋就是戰場。

『別看我楊清法不認一個字，我總得算清你的賬！』

他就借了個片子混進區公所，查清了賬目回家鄉。

第二天，街上饑餓的人民高聲叫：

『楊清法不拿，咱們都不拿呵！』

楊清法宏亮的喊一聲，

把貪污的惡霸嚇得臉乾黃。

『罵個誓！誰要種誰就死在這把鋼刀下！

今天，咱們要算清這筆沒頭賬！』

(二)

漫溪河呵！

漫溪河！

你日夜不停的低聲唱，

我知道你有多年的悲痛，



要向有良心的人們細細講；
我知道咱們那英雄楊清法，
一輩子沒放下他的刀槍。

蒼山暴動（註四）的鮮血照眼紅，
鄭作賓奸笑着罵一聲：

『他娘的！這夥反叛的小農會，

有的吃黑棗（註五）有的住了大院子；（註六）
有的人家去逛逛上海和北平（註七），
就是這又臭又硬的楊清法怪輕鬆！』

李占標（註八），警察隊，流氓和銜皮，
這羣吃人喝血的壞蛋滿街尋，

找不見楊清法的人影，
找不見楊清法的鋼刀，
搜遍了漫溪河的兩岸，
翻遍了草屋和柴垛。

明晃晃的鋼刀在那裏，
那裏就有楊清法的聲音；
窮苦受難的人民在那裏，
那裏就有楊清法的住宅。
他住在死了兒子的母親的眼淚裏，
他藏在丈夫被殺的寡婦的哭啼中。

他的鋼刀還是明晃晃，
他的聲音還是很宏亮，
誰都受到他的安慰，
誰都聽到他的呼喊：
『日頭不能常不出！
油燈不能常發亮！』

(三)

漫溪河呵漫溪河，
你日夜不停的低聲唱，

我知道你有多年的悲痛，
要向有良心的人們細細講，
我知道咱們那堅強的楊清法，
他一輩子只掉過一回眼淚。

八路軍的隊伍第一回進了莊，
碰見一個老頭抓住他們的肩膀，
他的身材真高，肩膀好寬，
揩着舊馬槍，穿着破衣裳，
他的聲音激昂，親熱，宏亮，
他明亮的眼上掉下一顆歡喜的淚珠。

幾十挑的雞蛋送進了醫院，
一捆捆的鞋子運到前方，
俊美的姑娘們歡笑着縫軍衣，
小老虎似的青年揹起了步槍，
到處是春雷樣的戰歌和歡唱，



到處都親愛的喊叫楊清法的名字。

「楊清法！你快來當區長！」

他就攆起馬槍去量地，

蹲在那貪財紳士的地邊上，

看一看麥壠，瞧一會穀根，

他心裏就開了一張地畝的清單，

那瞞地的紳士羞得紅了臉。

「楊清法！你快來打據點！」

他就攆起馬槍包圍了長新橋（註九），

鏖了五個月，衝進據點的大樓，

在過道上砍下七個仇敵的腦袋，

誰也不知道他們怎樣奪來的機槍，

誰也不明白他的民兵有幾千！

「楊清法，你快來反掃蕩！」





他黑白不定的守着漫溪河

他就攆起馬槍打埋伏，
黑白不停的看守着漫溪河，
五月裏天天在莊邊打汽車，
六月裏賣了他的牛買子彈，
七月裏把小驢又牽到了集上。

(四)

漫溪河呵漫溪河，
你日夜不停的低聲唱，
我知道你有多年的悲痛，
要向有良心的人們細細講，
我知道你悲哭着咱們的楊清法，
他五十一歲戰死在打磨山上。

一九四一年的年月真痛心，
戰鬪的暴風雨呵，
一陣又一陣，
沒有良心的×××（註十），

血洗了咱們漫溪河的家鄉，
他是長着一幅中國人的臉，
一心屠殺抗戰的人。

把大娘吊在樑頭上，
把年輕的姊妹強姦在刺刀旁，
活埋了咱們幹部一百多，
搶完了咱們最後一塊薯，
燒光了咱們最後一根草，
楊清法呵，一夜氣得眼睛發了紅。

早晨走進寡婦的門，他說：
『男人已經死了別難過，
今天咱們農會替你來鋤地！』
晚上抱住青年的頭，他說：
『我這份煎餅你吃飽，
今夜咱們拿槍去報仇！』

一年的饑餓和苦戰，

那幾天打得剩了十八個，

楊清法還是站在咱們的漫溪河！

揸着箕筐去打哨兵。

最後一營人把他包圍在打磨山，

楊清法呵！老年的熱血噴山頂！

漫溪河呵漫溪河，

你日夜不停的悲哭，

我知道你有多年的悲痛，

要向有良心的人們細細講，

我知道你在歌唱着英雄楊清法，

他一輩子沒放下他的鋼刀和馬槍！

（一九四三年春天。）

註一：漫溪河是魯南邊區縣的一條河。

註二：楊清法是魯南羣衆領袖 邊區縣農會長。

註三：鄭作賓是邊區縣大惡霸。

註四：蒼山暴動是抗戰前魯南有名革命暴動。

註五：黑聚就是子彈。

註六：大院子是監獄。

註七：暴動失敗後很多人向上海北平逃亡。

註八：李占標是過去三路軍營長他鎮壓暴動。

註九：長新橋是過去邊區縣敵人據點。

註十：×××是壞蛋名字，他帶領幾千武裝屠殺邊區縣抗日羣衆。

六月蘇北的原野

江明

(一)

六月，
蘇北的原野，
風吹過
麥草的清香。
太陽照着打麥場，
打麥架勤勞地歌唱，
赤裸着褐色肩背的那些農人，
揚起鞭繩，
愛撫地吆喝着他的牛，
帶着碾滾，
旋轉在麥草上。
碾滾下，

金黃色的麥粒，

頭皮地跳躍，

那用汗血哺育了它的農人，

眼睛亮亮地，

春風樣的微笑，

從心底爬上了嘴角：

——以後的日子要好起來了啊！

割斷了頸上的鎖鏈，

農人們也能够抬起頭來，

從太陽的光輝裏，

認識了世界，

認識了自己。

孩子們也捲進了農忙的漩渦，

携帶着籃筐，

赤裸着紅黑色的小身軀，

跳躍着來往。

小小的黑眼睛裏，

閃耀着歡欣和驚異的光芒；

——今年可真稀奇呵！

一切都在改變：

爸爸解開了眉頭的結，

媽媽也揩乾了眼裏的淚水；

大兵，

許許多多的大兵，

替莊稼人割麥子；

還有，

穿着大人軍裝的

紅黑色的「小鬼」；

歌唱得那末那末動人，

說得那末動人的話語。

他們是鏡子，

也是行路的燈呵！

一向埋藏在泥土中的孩子們！